

G O N G J I N

绝艳多谋的女子，
危险俊美的帝王，
最传奇的权柄与爱情之争。

宫锦

G O N G J I N

闻情
解佩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CHINESE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宫锦

GONGJIN

闻情解佩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宫锦/闻情解佩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 2

ISBN 978-7-5399-4197-4

I. ①宫… II. ①闻…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9911号

书 名 宫 锦

作 者 闻情解佩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石 颖

责任编辑 胡小河

文字编辑 王 瑜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中央路165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186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197-4

定 价 25.00元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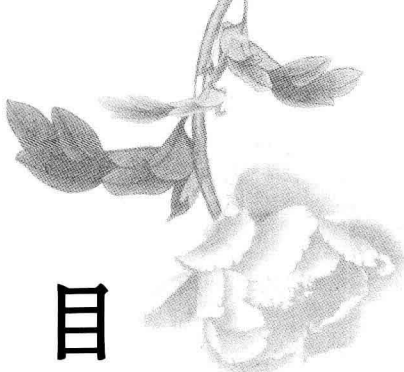


目 录

MULU

第一章	锦绣	1
第二章	云裳	13
第三章	惊鸿	27
第四章	红尘	40
第五章	晋声	53
第六章	遇险	67
第七章	齿痕	82
第八章	赴死	96
第九章	彼岸花	112
第十章	擒龙令	123
第十一章	两难	136





目录

MULU

第十二章	出 逃	146
第十三章	入 宫	157
第十四章	惊 心	170
第十五章	沉 寂	184
第十六章	故 人	196
第十七章	承 欢	207
第十八章	断 魂	221
第十九章	心 计	237
第二十章	暗 渡	251
第二十一章	命 数	264
	尾 声	279



第一章

锦绣



傅锦画从马车上踏下来的那一步，
就注定了她再无退路，
抑或说在她当日推开那扇竹门之时，
便再无退路了。



秋夜，天高露浓，一弯月牙在西南天边静静地挂着，已是清辉薄暮，澄清而又缥缈。

本是酣睡时，傅家大院内西厢房内的丫鬟问雁，却急匆匆地闯进了傅锦画的房间，惊呼道：“四小姐，不好了，二小姐在房间里吵闹，又咳血了……”

傅锦画倏地起身，披上问雁递过来的外衣，往外走时听见问雁又低声说道：“二小姐还说，如果非要她嫁那个人，她宁愿去死……”

傅锦画似是没有听见问雁后面的话，兀自念道：“这秋天雾重，早就告诉她要小心身子，她房里的丫鬟是怎么当差的？怎么就由着她胡来？”

待到二小姐傅则棋的房间，傅锦画便听见里面嚤嚤的哭声，二小姐傅则棋嚷道：“谁都知道傅家有琴棋书画四个女儿，却独独叫我嫁给那个恶人，还不是看我是个病秧子，即便过了门没几年也会死，你们得了便宜，却要我赔上性命……”

傅锦画推门进去，见父亲傅臣图蹙眉站在那里，傅则棋拥被而坐，声音尖厉，说道：“爹，你竟然说他不是恶人？即便他是被封王封侯又如何？照样只是皇亲国戚的旁支，咱们傅家这百年来也出过一位皇后、两位皇贵妃，说起来也不比他钟华离家世差，我就不明白爹为什么这么怕他……”

傅臣图按捺不住怒气，喝道：“住嘴，则棋，我看你自小身子弱，诸事便多容你一些，可你是越发不知分寸了。婚期已经定在三个月后，到时候嫁不嫁由不得你。”

傅则棋见傅臣图丝毫不给她留情面，顿时号啕大哭起来，傅锦画正要上前劝，被傅臣图喝止住，大声说道：“叫她哭，倒要看看她能哭到什么时候，起初为父要做主把素琴许配给济阳王的时候，是谁终日哭哭啼啼地要素琴把王妃的位子让给你？现在听说那钟华离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人，便说出这番不着边际的话来，你难道要令傅家上下都为你蒙羞吗？”

傅臣图说完这席话，倒真叫傅则棋哭不出来了，傅则棋跌跌撞撞地下了床，扯住傅臣图的衣袖，软声说道：“爹，则棋知道错了，你就将生辰帖子换过来吧，这王妃的位子原本就是大姐的，要嫁就她去嫁……”

傅臣图听见傅则棋的哀求，也生出不忍，叹道：“则棋，事情已经走到这一

步，只怕不是父亲能够左右得了……”

傅臣图无奈，看了傅锦画一眼，说道：“你劝劝你二姐，这泉城的人，谁不知道济阳王要娶的是傅家的二小姐？就算是现在要素琴嫁，她只怕也不肯答应的。”说罢拂袖而去。

房间里只剩下傅则棋和傅锦画，傅则棋索然无味，止住哭声，盯着傅锦画冷冷地看，说道：“你还站在这里做什么？大姐和你是一个娘生的，却偏偏和三妹交好，姐妹里就剩你一个冷清清的，难不成你看我马上就要坐上济阳王妃的位子，先来巴结我？”

傅锦画听见傅则棋的挑拨，不以为意，见傅则棋情绪尚好，劝慰了她几句便出了门，听见隔着房门传来的讥笑声，“愚钝之人，早晚有你吃苦的那一天。”

远处天边已泛鱼肚白，傅家经过傅则棋这么一闹，都起了个大早。傅锦画带着问雁回到画斋便没有再睡，问雁侍候她梳洗。傅锦画见问雁神色有些异样，几番催促之下，问雁才壮着胆子说道：“四小姐，其实问雁觉得二小姐说的也没错，傅家上下都知道大小姐与三小姐最为要好，可与您这亲姐妹就……”

傅锦画打开妆匣挑了件式样简单的玉簪别在头上，不以为意地说道：“问雁，亏你在我身边这么多年，这点儿眼力都没有，你以为当初二姐听说济阳王如何如何英明神武的消息，是谁散出去的？”

问雁恍然明白过来，不可置信地迟疑道：“四小姐，你是说是大小姐这么做的？”

傅锦画淡淡道：“自然是她。这件事也就瞒过长年卧在闺房的二姐罢了，否则二姐怎么就发了疯似的，当初非要爹将她许配给济阳王？”

问雁叹道：“想不到大小姐心机这般深沉，这样一来，既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也逃过了那一劫，不过话又说回来，那济阳王真如传言中所说那么残暴吗？”

傅锦画站起身来，看着窗外一地落叶跟着风打着旋，静静说道：“传言始终是传言，三分真，七分假。再者说，说不定这就是济阳王自己放出来的传言也未可知，他想要在泉城站稳脚跟，就非要让人怕他不可，既然不能动辄杀敌数千，那么在府中杀几个姬妾，就是最简单也最能见成效的办法了。”





问雁跟着附和道：“也是，反正只要不落在小姐身上，事不关己，问雁就乐得不闻不问。”

待用过膳，傅锦画便带着问雁，去给爹娘请安。

傅臣图面色不豫，见到傅锦画进来请安只不过是微微颌首，而大夫人却亲热地将傅锦画唤到自己身边来问长问短。

“昨几个清音庵送来帖子，要你去小住几日，我已经吩咐下人将马车备好了，待会儿你叫问雁收拾几件衣物，便过去吧，也省得在家里听你二姐哭闹烦心。”

傅锦画听见大夫人的话，浅笑着应了声，问雁当即便先去收拾衣物了。

这时，傅臣图又隐晦地说道：“画儿，记得去了清音庵，言行都要万分妥帖，清音庵不比别处……”

大夫人含笑斜睨了傅臣图一眼，无奈道：“画儿每次去清音庵，你都是这般忧心忡忡的，可是如若隔一段时间清音庵没有下帖子，你又会寝食难安。真不知道你究竟是怎么想的。”

傅臣图望着眼前沉静如水的傅锦画，从眼神中却辨不出她是否已经知晓了端倪，只听傅锦画说道：“父亲，你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

路上，马车缓缓而行，傅锦画坐在车厢内沉思，她怎么会不知晓怎么做呢？这一年来，她想的最多的便是这件事。

清音庵在石景山上，去请愿还愿的人多是达官贵族，鲜少有百姓问津。传闻清音庵，有一位宫里来的公主，为情所伤所以落发修行，为清音庵又添了几分神秘之色。

一年前，大夫人带傅锦画去清音庵，傅锦画与庵里的清欢真人一见如故。傅锦画回到傅家后，清欢真人又下帖子力邀傅锦画前往清音庵小住，就是在那次，她遇见了那个终其一身也不能摆脱的人……

清音庵的建造精致而富丽，似是一座小小的宫殿，来往香客大多出手阔绰，里面用度也与普通的庵寺不同，所以，清音庵是绝佳的清修之地，安静而不简陋。

清音庵后种着大片的海棠花，漫山遍野都是四季海棠。那日，傅锦画与清

欢真人去后山走动，才片刻工夫，清欢真人便被庵里其他的人叫走，清欢真人临走时还认真嘱咐傅锦画，不要走太远……

可惜傅锦画没有领会清欢真人的意思，至于到底要走多远，她没有思量过。傅锦画穿过海棠花后，看见远处还有一片梅林，隐约看见梅林后面的一座清雅的竹屋。傅锦画来到竹屋前，四处环顾看似无人，便毫不迟疑地推开了竹屋的门，走了进去……

傅锦画陷在回忆中，越发觉得有些冷意，裹紧了披风，便听见问雁喜道：“四小姐，咱们到清音庵了……”

傅锦画从马车上踏下来的那一步，就注定了她再无退路，抑或说在她当日推开那扇竹门之时，便再也无退路了。

照往常那般，进了山门，傅锦画借口清欢真人喜欢清静，不喜欢她带着丫鬟进出自己禅院为由，让问雁独自去禅房歇着。傅锦画见问雁走远，才绕过禅院穿过那片海棠花，越过梅林，来到了竹屋前。

不过就是一瞬间的恍惚，她便听见里面传来低沉而又慵懒的声音，“既然来了，又在犹疑什么？这漫山的海棠花，难道你还没有看够吗？”

傅锦画长舒一口气，推门而入，见到那个颀长身材的男人站在窗前，一袭月牙白衫，边角上却绣着富贵流云花纹，面如冠玉，目若寒星，眉眼间却不经意地带着些许阴戾之气，令人心生敬畏。

傅锦画垂下头，不与他对视，他走过来意味深长地挑起傅锦画的下巴，肆无忌惮地打量着她，说道：“本王相信你在别人面前，定是沉静如水聪慧过人的女子，怎么在本王面前，便是这般凄楚娇怯的模样？还是你笃定本王不喜欢娇弱的女子，便会心生慈悲放过你？”

傅锦画眼神中闪过一丝慌张，指甲深陷于掌心之中，垂下眼帘如何也不肯看他，却陡然间觉得，捏住自己下巴的手加了几分力道，傅锦画吃痛之下，轻咬粉唇硬生生忍住没有惊呼出声。

耳边却传来他的低喝，“该死，你该知道，你越是这样，本王就越有兴趣陪你玩下去。本王要泉城的人都知道，世上最聪明的女人就在本王手里……”

是，他便是济阳王。



他便是令泉城百姓避之如蛇蝎的济阳王，传言他在济阳王府杀虐姬妾，嗜杀如命，对谁都不曾假以辞色，掌握精兵三十万，独揽大权，朝堂之中非议之声不绝，可是当今圣上仍旧未动声色，济阳王也没有被贬谪。

傅锦画仓皇退了一步，躲开他的钳制，说道：“王爷，你弄痛我了……”

济阳王朗笑一声，盯着傅锦画的目光格外犀利，说道：“你是个聪明人，该知道本王想要的是什么……”

傅锦画眨眨眼，手不自觉地触向了竹门，说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王爷每个月要我来清音庵，无非是谈及琴棋书画，再说，我除了这也别无所长。”

济阳王见傅锦画刻意回避，眉头轻蹙，讥讽道：“你何必又将我拒之于千里之外？别忘了本王还有一重身份，便是你的姐夫……”

傅锦画身形微颤，回转身时已是浅笑盈盈，淡然道：“三个月后便是婚期，到时候我再称王爷一声姐夫即可。”

傅锦画的话明显激怒了济阳王，济阳王脸上阴戾之色顿起，说道：“傅锦画，你明知道只要自己开口便能坐上这王妃之位，可你仍旧不肯在本王面前开口，你是在蔑视本王？”

傅锦画见济阳王这次针锋相对，逼得自己再无退路，便不再收敛锋芒，说道：“谁不知道济阳王独揽大权统领朝纲？而我父亲虽然位列中丞，却随时面临岌岌可危的境遇，想要稳固傅家的荣华，便要寻一门得利的姻亲，除了进宫为妃，济阳王无非就是最好的选择。你说，我怎么会蔑视王爷你呢？”

“你倒是看得明白，你父亲傅臣图的心思本王自然清楚……”

傅锦画冷冷地打断他，说道：“既然王爷看得清楚，便知道我父亲不过是攀龙附凤，他又何必在意是哪个女儿嫁给济阳王？于我而言，随波逐流便是上策……”

济阳王周身散发着一股危险的气息，靠近傅锦画，说道：“本王喜欢的便是这份聪慧，既然不必再藏拙，你说出本王想要什么又何妨？”

傅锦画退后一步，一下撞上了竹门，后背生痛，她微蹙眉尖，却仍是说出了令人惊心动魄的话，“王爷想要的是天下……”

“说下去。”济阳王面上无一分波澜，静等着傅锦画的后话。

“当今圣上欲纳红颜于后宫，而王爷想在后宫安插一个得力的角色，能在适当的时候，推波助澜，让江山易主、朝代更换。”傅锦画看似说得云淡风轻，其实手心早已是冷汗涔涔，她在赌济阳王不会羞怒之下一掌将自己击毙，毕竟这一年来，她自信对他有几分了解。

济阳王朗声大笑起来，脸上的阴霾看似一扫而空，“如果你不是这么聪慧，如果再稍愚钝一分，本王就会将你留在身边……”

傅锦画扭过头，望着窗外梅林，眼神空洞而又悲戚，说道：“留下也罢，进宫也罢，都少不了一样的苦楚，两个不同的选择却是一样的命运。”

看着傅锦画不经意流露出的柔弱，济阳王内心突然有了一丝松动，不可否认，这个女子触动了你的心弦，不过，也就是这一瞬间的事罢了……

“这一年来，你有没有想过，本王为什么偏偏会选中你？”看这态势，济阳王非要与傅锦画说个清楚，让傅锦画再无逃避的可能。

既然非要捅破这层窗纱，傅锦画便再无顾忌，用臂膀推开济阳王渐渐欺压过来的身子，仰头看着济阳王，悻悻道：“王爷这话问得好。我如果不将其中缘由说出来，只怕王爷还以为我在这里沾沾自喜呢。”

济阳王嘴角勾起一抹似有似无的笑意，静等着傅锦画将话说完，只听傅锦画说道：“因为傅家有四女，各自以镶嵌在名字中的技艺为所长，冠盖泉城，进宫侍君都少不了恩宠荣华，王爷娶其中一个人便可要挟住其他人，试问泉城还有哪家比得过傅家？”

济阳王拍手称赞，说道：“好，越来越合本王心意了。本王知道，选择你进宫没错，那么你可知道本王为什么单单挑了你进宫？”

傅锦画握住茶盏的手微微有些颤抖，用力将茶盏掷于桌上，说道：“我不知道，也没有必要知道了，不是吗？”

钟华离俯过身来，眼神中闪过一丝赞赏，低语道：“本王有几分喜欢上你了，怎么办？”

傅锦画心中一凛，抬起头时早已没有一丝懈怠，说道：“我有自知之明，我与王爷想要成就的帝王霸业相比，不过就是风中尘埃，片刻的心动抵不过江山在握，不是吗？”





两人一时没有言语，窗外似是起风了，梅枝轻颤，响起一阵细碎的声音，竹屋外夹杂着凌厉的呼啸声，竹门也被吹得轻晃，傅锦画紧了紧身上的披风，又感到一种莫名的寒意。

“再陪本王下盘棋吧。”

傅锦画闻言便去竹屋的内室里，拿出一副棋来，济阳王钟华离说道：“你名为锦画，泼墨写意，冠绝泉城，谁人能想到，你琴棋书画都已是炉火纯青。便说下棋，本王早年得过高人指点，在泉城鲜少遇见敌手，可是在你面前本王也是自愧不如。”

傅锦画纤手拈起棋子放在棋盘上，淡淡道：“二姐才是最擅长下棋的人，将来她进了济阳王府，你们有的是机会切磋。”

济阳王钟华离冷哼一声，眉目之间有些不屑，说道：“你是说那个时常咳血的病秧子吗？今早上她还不寻死觅活地说不想嫁给本王吗？”

傅锦画微怔，明白傅家一切都已在济阳王的掌控之中，否则他怎么会知道自己除了研习画画外，琴棋书也俱有所长，更何况还知道二姐今早上在傅家闹的那一出戏。

“人生如棋，黑白交错，傅锦画，这是你第一次输给本王……”济阳王钟华离伸手按住棋盘，任棋子散乱，或撒落在地。

傅锦画俯身，捡起或黑或白的棋子，淡淡说道：“连天下都将会是王爷的，我输给王爷一盘棋，又算得了什么？”

济阳王钟华离伸手握住傅锦画的手腕，语气不容置疑，沉声说道：“再过十日，便是泉城择美宴，本王要你在择美宴上一举夺魁……”

傅锦画推开钟华离的手，轻轻说道：“我知道了。”

不多时，清欢真人来了，自从一年前在这里遇见了济阳王后，清欢真人与傅锦画心照不宣，两人从来没有议论过此事。每次都是清欢真人下帖子，傅锦画到了清音庵便来这竹屋，从不延误。清欢真人的眼神复杂而悲悯，傅锦画却是沉静如水，来去无声。

清欢真人将手里的食盒放到桌上，对济阳王钟华离言语之间却是诸多亲昵，说道：“华离，快些过来，今几个庆宣王爷的侧妃来请愿，我见她行李里带着几

壶酒，知道你是无酒不欢，便要了一壶给你送过来。”

济阳王钟华离见到清欢真人，眼神里浮现出少有的温热来，语气却冰凉，说道：“庆宣王爷府里能有什么好酒？他前几日因事被皇上斥责，这酒还是留着给他借酒消愁用吧。”

清欢真人轻轻摇头，无奈笑道：“你与庆宣王自小就要好，这长大了各自封王，倒是生疏了。他心里难过，你还能幸灾乐祸不成？”

济阳王钟华离不以为然，冷哼一声说道：“谁叫他大哥忘恩负义……”

“华离，不要再说了……”清欢真人猛然听见钟华离的话，立刻面色微变，喝止住钟华离，不叫他继续往下说，随后转身离开。

这还是傅锦画第一次见到清欢真人动怒，清欢真人走至竹门前，长叹一声，说道：“他都已经死了，还提这些做什么，忘了吧。”

傅锦画隔着竹窗，望着清欢真人的清削背影，沉吟道：“她来这里，就是想避开尘世，也想维护自己的自尊，可是王爷你偏偏为她疏远庆宣王，她心里只会更加难过。”

济阳王钟华离挑了挑眉，说道：“你可知道当年曾发生了什么事？”

“谁不知道当年临泉公主钟情于庆宣王的哥哥庆哲王？可是终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庆哲王不满皇上指婚，与心仪的女子双双殉情自尽，一时引起轩然大波，而传言临泉公主从此也下落不明，有人说是远嫁他国，有人说出家为尼……”傅锦画娓娓道来，似是感慨不已。

钟华离微怔，看着窗前深思的傅锦画，突然没来由地发怒，将桌上的酒壶掷于地上，满地碎瓷，一室酒香……

傅锦画微微蹙眉，心里有些恼钟华离的阴晴不定，于是上前福了福道：“王爷，如果没有别的事，我便先告退了。”

钟华离眉尖一挑，目光扫过来，道：“没有本王的准许，你从来不敢擅自离开，怎么这一次就敢对本王说告退？”

傅锦画轻笑，小心避开一地碎瓷，说道：“王爷，从前是从前，从此刻挑明了说起，你与我不过就是互相利用的关系罢了，你要的是天下，我要的是傅家平安无事，还有我的锦绣生涯……”说罢，便疾步离开了。





回傅家的路上，傅锦画吩咐车夫将马车赶得飞快，似是怕什么人追上一般。傅锦画深知，如果不对济阳王示弱，不授济阳王以话柄，那么济阳王肯定会对自已多几分戒备。说自己贪图富贵，好歹还能让济阳王相信自己决意入宫的动机。

可是傅锦画哪里想到，竹屋里的济阳王嘴角正勾起一抹了然于胸的笑意，心道，傅锦画，你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你以为你说自己爱慕虚荣，本王就会小看了你吗？本王夺了天下，皇宫里的女人还能有什么锦绣生涯？

傅锦画回到傅家，才进门不久，便被父亲傅臣图唤到书房，傅臣图忧心忡忡似是想要问什么，却迟疑着没有开口。傅锦画坐在椅子上甚为无聊，见书桌上放着一幅字，细细观摩，说道：“三姐的字越来越劲道，行似流云……”

未等傅锦画说完，傅臣图便打断她，问道：“画儿，从前你去清音庵总是两三日，这次怎么当日便返回来了，难道说……”

傅锦画见傅臣图眼神中闪过的慌张，心里酸痛，于是故作轻松地说道：“爹，你放心吧，你想要女儿做的事，女儿都会尽力去做的。”

傅臣图在那一刻有些颓然，惶惶说道：“为父现在只担心你二姐，她要嫁的那可是济阳王府，从小就任性跋扈惯了，嫁到那边去再不收敛些，只怕少不了吃苦头。”

傅锦画从书房出来之时，心里却说不出个什么意思来，傅臣图明明知道济阳王意欲何为，还是要将二姐傅则棋嫁入济阳王府，看来在父亲心中，亲情还是抵不过权贵荣华。

傅锦画回自己的房间时，路过傅则棋的棋斋，见到大姐傅素琴在里面好言劝慰着，而傅则棋却不依不饶的，明里暗里说的话都要傅素琴替自己去嫁人，傅素琴温和地笑着，终是没应。

傅则棋羞恼之下，急道：“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如意算盘，你不嫁给那天杀的济阳王，是因为你心里惦记着另一个男人。”

傅素琴不动声色，走到桌子前，用手端着给傅则棋熬好的汤药，慢条斯理地说道：“则棋，药可以乱吃，话却不能乱说……”

“你威胁我？”

傅素琴做出吃惊的表情来，说道：“则棋，你说我威胁你？你是我的好妹妹，我怎么会威胁你呢？”

“你……”傅则棋气得说不出话来，咳个不停。

傅锦画有心想要进去劝解，可是想到那样只会令傅则棋羞恼、傅素琴戒备，只得作罢，她相信傅素琴是个聪明人，不会做出鲁莽草率之事。

回到画斋，一直跟在她身后的问雁，显然是听见了傅则棋的话，说道：“四小姐，其实二小姐说的事，问雁也知道一二，当年大小姐为了庆宣王迎娶侧妃之事，在琴斋连着三日不眠不休地弹琴……”

傅锦画打断问雁的话，说道：“好了，问雁，那毕竟是令大姐难堪的心事，我们又何必再提起来？”

问雁低垂了头应了声，正要退到房门外守着的时候，傅锦画唤住她，又略有些迟疑地说道：“问雁，你去，你去告诉给二姐熬汤药的丫鬟，叫她熬药的时候好生看着，不要乱走动……”

问雁微怔，随即明白了傅锦画的担忧之处，应声去了。

待到了傍晚，傅锦画带着问雁去大夫人房间用膳，大姐傅素琴早就到了，依偎在大夫人身旁，手里还拿着一条锦帕，说道：“娘，这是我新近绣的，你看……”

大夫人见傅锦画走了进来，于是招呼她坐在另一旁，笑着说道：“快过来看看你大姐的新绣品，我瞧着比前几日技艺娴熟多了……”

傅素琴微微笑着，似是撒娇一般，说道：“在娘眼前，我们姐妹两个哪里有什么差的地方？你看四妹，平日里从不肯刺绣，可是如若动起手来，只怕娘也会将她夸个不停。”

一旁的问雁听出傅素琴话里有话，明显是在说傅锦画不会刺绣，于是心里不甘，急急说道：“其实四小姐不是不会刺绣，她只是从来不肯在人前展露……”

傅锦画轻咳了几声，转头瞪了问雁一眼，还未及说些什么，便听见傅素琴拽着大夫人的手，紧张地道：“娘，我没有说四妹不好的意思……”

大夫人不以为意，看了看傅素琴，又看了看傅锦画，笑着说道：“家里四个姐妹，数你性子最好，你怎么会故意数落画儿呢？”

大夫人说完，又紧跟着说道：“更何况，你们是亲姐妹，不比那些别的女人





宫锦

生养的，我这辈子啊，只要看到你们姐妹俩都有个好归宿，我死也心安了哦。”

傅素琴听到这里，似是有意无意地说道：“娘，马上便是泉城择美宴，到时候好好装扮下四妹，叫四妹夺个头魁进了宫，咱们傅家也算是有个靠山。”

傅锦画闻言朝傅素琴看了一眼，傅素琴眨了眨眼睛，一脸的天真和温善，傅锦画心里冷笑，有些寒心。

大夫人叹了口气说道：“则棋已经许给了济阳王，就不用提了，老爷要你们俩还有颜书都能崭露头角，娘的意思自然是希望这头魁是我的两个女儿的。素琴也罢，锦画也罢，娘心里都高兴。”

傅素琴和傅锦画说了几句话，安慰着大夫人，又各自拿着自己听来的趣事逗乐大夫人，待用过了晚膳，才散了去。